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古时明月系列

南宋朝廷 风雨飘摇
江山北望 慷慨如歌

朝天阙

CHAO TIAN QUE
AN ZHAN
王丹 著

暗战



谁行走在正邪之巅 谁求索在生死之界
箭云断破 金鞭连络 翻腾万骑
江湖夜雨 笑风波处 必谋权计
纵横南北 谍影重重 人生奈何 天道有常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朝天阙

CHAO TIAN QUE
AN ZHAN

王丹 著

暗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天阙·暗战 / 王丹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113 - 1

I. ①朝…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4022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5.25 字数: 43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回

斗折蛇行 鬼神莫测 1

第二回

祸福相依 铤而走险 6

第三回

肝肠寸断 仇人相见 10

第四回

寒风侵肌 佛语纶音 14

第五回

侥幸逃命 慷慨高歌 18

第六回

兵行险着 烟花落地 22

第七回

兄弟无数 顾曲丽人 26

第八回

柔情婉转 前路茫茫 31

第九回

怒打金狗 诈入敌巢 39

第十回

毁灭敌穴 重挫金贼 45

第十一回

紧追穷寇 送疏入宫 51

第十二回

二递奏章 虎口脱险 59

第十三回		
自作自受	从军报国	71
第十四回		
风波未息	窃玉偷香	80
第十五回		
血溅金帐	义不受辱	83
第十六回		
贵人相助	烽烟万里	86
第十七回		
义所当为	姐妹情深	89
第十八回		
飘香万里	寂寞离魂	93
第十九回		
水淹山庄	再起波澜	96
第二十回		
人事翻新	千里梦遥	101
第二十一回		
天意注定	缘悭一面	105
第二十二回		
情音不绝	心凭谁寄	109
第二十三回		
爱恨交织	险境环生	118
第二十四回		
绝境寻真	落难鸳鸯	127
第二十五回		
坐观虎斗	乞丐打狗	131
第二十六回		
乍闻死讯	计中套计	135
第二十七回		
相逢不识	险境环生	142
第二十八回		
往复纠缠	险渡淮水	153

第二十九回

大战少林	独闯虎穴	159
------	------	-----

第三十回

计谋百出	救危扶难	169
------	------	-----

第三十一回

变故迭生	决战前夕	179
------	------	-----

第三十二回

八百罗汉	排兵布阵	193
------	------	-----

第三十三回

半山狙击	奇阵无双	201
------	------	-----

第三十四回

大胜归来	又入狼口	206
------	------	-----

第三十五回

险险丧命	千里寻缘	209
------	------	-----

第三十六回

上京奇境	误读内经	213
------	------	-----

第三十七回

抚琴往思	患难相扶	216
------	------	-----

第三十八回

骇然无名	潜入帅府	219
------	------	-----

第三十九回

聚散匆匆	天各一方	227
------	------	-----

第四十回

送入虎口	一诺千金	230
------	------	-----

第四十一回

转眼分离	夺回内经	233
------	------	-----

第四十二回

万难千险	终归岳营	236
------	------	-----

第四十三回

探秘南岳	万丈深渊	242
------	------	-----

第四十四回

对局谁胜	擒敌擒王	256
------	------	-----

第四十五回
 前路遥遥 情海无涯 265

第四十六回
 武林大会 双剑合璧 273

第四十七回
 皇陵大战 定兵分金 291

第四十八回
 访寻故主 金兰隐情 304

第四十九回
 帅府迷局 中原乱战 319

第五十回
 分化金营 釜底抽薪 323

第五十一回
 借刀杀人 情波交错 329

第五十二回
 十面围攻 秦桧势减 333

第五十三回
 朝堂谏争 风雨飘摇 342

第五十四回
 庙堂之乱 云滚浪翻 348

第五十五回
 战火再起 王伦归宋 355

第五十六回
 报主顶罪 联结河朔 364

第五十七回
 宋金大战 勇踹金营 381

第一回

斗折蛇行 鬼神莫测

众人乘小舟离了湖心亭，到岸按计划分头行事，汪碧星跨上马，打马进了外城，向十里坡而去。他想父亲在金殿上所说的锦盒证据，除了一个汪碧玉以外，别的人也不会知道！可是曲清远的巢穴被捣乱，料依曲清远的个性必不会再藏身原地，只能心存侥幸，再去查一番！

他到了山脚下，口中含了一颗方定恒给的金丹，顺着方定恒给的路线，奔上半山，行了约莫半炷香时，来到那几株连香树下。他细看中间那株树皮剥落处果然可见蓼兰红记，他猛拍了六下，暗道的石门轰然开启。

汪碧星心中奇怪，难道那曲清远真的是一战而败就逃到别处藏身了吗？他握紧了翠笛，慢慢走到那暗道口处，见是青灰色的巨石中分，下藏着一条碎石台阶，里面漆黑一片，并无半点光亮！汪碧星一步步顺着石阶，走了片时，到了洞底。他将怀中的火折子取出，打亮了火，晃了一晃，见这洞里甚是宽敞，光滑的花岗石连壁嵌起，并无人声。他举着火折子才走了几步，只听得风声嗖嗖，剑光闪闪，迎面跃出数个彪形大汉，笑道：“送上门的！杀！”

汪碧星左手执笛，笑道：“请！”一大汉长剑挑向汪碧星胸口，汪碧星沉肘缩身，抵住剑锋，那大汉奇道：“你这笛子不是竹子做的吗？”汪碧星笑道：“绿衣玄铁笛！”原来汪碧星的翠竹笛，原非竹子所做，是以玄铁铸就，以十七小孔吹奏。

另一大汉骂道：“和他废什么话！”长剑已刺向汪碧星右臂而来。汪碧星梅柳渡春，笛上下拦挡，过了几招，汪碧星已看出这几个人的剑法都是南岳剑的正宗法门，每招又准又狠。他前趋后避，南岳剑三人以为他胆怯，剑招如洒雨一般，越来越急。谁知嗖一声赤金链从汪碧星袖中飞起，一大汉的剑柄竟被缠住。

那大汉大惊急回夺，汪碧星抡起金链，龙腾九天，那剑被链子震得飞了，

扎向旁边那两个大汉而去。两人急避，汪碧星笛走龙蛇，笛头点住右侧大汉的天府穴，侧笛斜上，点中他身边大汉的天突穴，链抽向掉剑那大汉的腹中。大汉急跃，欲给另两人解穴，谁知汪碧星借链之力，快移数步，翠笛早中那大汉乳根穴。

三人大惊，汪碧星快步来到点中天突穴的大汉身前，喝问道：“你们将汪碧玉藏哪里了？曲清远、曲清云呢？”那天突穴正是喉头之穴，那大汉想吸气，却仿佛一只手将喉门扼得满脸紫涨，急得只得点头，汪碧星瞬即点他肩井穴，解了天突穴。那大汉方透出气来，忙道：“汪碧玉不在这里，不知下落！我们三人是奉主上之令在此放火烧掉暗道的！”汪碧星心道：“果然曲清远又要转移，汪碧玉怎么会不在这里！”他喝道：“若你们不说，我就让你们现在死在这里！”三人齐声道：“真是这样的！”汪碧星不信，喝道：“你们身为名门正派怎么会帮金国效力？”这三人竟面面相觑，奇道：“金国？”

汪碧星怒道：“那曲清远就是大金的人！你们少装！”南岳剑三人这下大惊失色，忙道：“我们不知啊！我们只是奉了师命来襄助他的！并不知他是何人！”

汪碧星看他们所说不似虚假，道：“他在临安蓄养杀手，为奸相效力，陷害忠良，难道你们也不知道？”

南岳剑三人惊道：“我等武林中人奉师命来做他帮手，除了葵花教、无影剑那些邪教和他们熟识，余者只得他的金银及女人，其他不知！”

汪碧星想了一想，喝道：“若你们带我去找到曲清远，我就信你们，否则……”他将玄铁笛抵住一人胸口，那大汉叫道：“若知他是大金的，我们岂会帮他！我们带你去就是了！”

汪碧星解了这大汉的穴，将笛抵在他的颈上，另两人只捆在当地。他押着这大汉，走了半里路，顺石梯而上，进了路口，再旋而向上行了几里路，正是苦头陀引方定恒冲出地牢时走的那条道。汪碧星心中计算，知道这大汉并未骗他，两人出了洞口，已在半山之上！

那大汉指着山坳处的一座古刹道：“他们在那里！”汪碧星喝道：“带我去！”两人离古刹还有数百步远，望见那座古刹一片大火，但火势并不旺，汪碧星暗道：“不好，定是曲清远又跑了！”他舍了那大汉，奔到古刹之前。趁火势稍缓，他跃了进去，只见墙塌舍崩，却没有一个人！他想曲清远不可能走得这么快，回首一看，那大汉已跑得没影了，想是去救地道中南岳剑的那两个人了！

他也飞跃出火海，正思何处去寻曲清远，不想李卓然骑着他适才拴在半

山树上的马奔了过来。汪碧星叫道：“李兄弟，快捉那人！”李卓然双手一撑马鞍，凌空几个翻身，已落在那南岳剑飞跑的大汉之前。那汉子还不晓得怎么回事，已被李卓然打倒在地！

汪碧星赶了上来，那大汉叩首连连道：“我真不知曲清远跑去哪里了！”汪碧星欲回地牢再找另外两个南岳剑的人，三人忽然觉得地动山摇，轰然一声，那半山处似打了一个闷雷一般。汪碧星带着这大汉，与李卓然飞马到那半山处一看，都倒吸一口凉气！眼前是一个塌了的巨大山洞，那大汉大哭道：“哥哥！”汪碧星心道：“幸得我们出来了，不然必死在这里！”那大汉怒道：“曲清远太狠了！”汪碧星奇道：“怎么说？”

那大汉恼道：“我们觉察到你来了之时，奉他的号令与你在地道之中缠斗，而他去烧刹，谁知他早早烧完刹，因而火势小了，他却四下埋了火雷，将这地道按时引爆，岂不是明明让我们南岳剑的和你一起死在里面吗？！”

汪碧星与李卓然对视一下，他见那大汉兀自痛哭不止，道：“你回南岳吧！”那大汉全身一震，颤声道：“你……你放……我？”汪碧星道：“回去告诉你师傅，不要帮金狗做事！”那大汉感动，连连磕头，飞奔下山。

汪碧星与李卓然打马下山，汪碧星笑道：“你不是随方道长回去村庄藏身，与空空道长他们联系去了？怎么随我来了？”

李卓然做了一个鬼脸，笑道：“我就知道，你总会有人盯梢的，我帮你解决了！”汪碧星笑道：“你的马呢？”

李卓然笑道：“借给张兄了！他比我需要！”

汪碧星知道张仁送马给李卓然，不想李卓然竟又将那马借给张仁了，真是兄弟！李卓然复笑道：“上回比武时我救了你，将追我的那些兵都甩给曲清远的那个阴阳人了，他受了伤，想来有顾忌，不敢再与我们正面对战！”“阴阳人？”汪碧星奇问。

李卓然笑道：“那人武艺算是曲清远那伙里最高的，可惜已入魔道！”两人说着，雨丝丝点点地落了下来，汪碧星道：“放火烧天牢的是你们吗？”李卓然啊了一声，道：“不是的！”汪碧星沉思，难道还有别的人吗？可是烧死的是柳飘飘、坠儿及小芸。他猛然想通，必是曲清远知自己已押上法场必死无疑，所以毁灭证据以防以后为自己翻案！他思及此处，不觉战兢！这曲清远之狠，做事手段之利落，令人可怕！这竟让他联想到汪碧玉，他的脑海中呼道：“大哥，你在哪里呢？”

细雨迷茫处一条清溪哗哗地流转着，好似玉带细柔地顺着高峰横坡飘然低垂而下，绽开细细的微波，流入深深的岩穴之中，注入一弯寒湖之旁。微

现鹅黄的石床之上一人横卧，他似已与墨黑的石壁一样毫无生气，他的身子被一张白布所盖，面上白绢缠得只余了两只紧闭的眼睛和一只鼻子，就这样卧着，不知过了多时，岩壁石峰上的两滴清水落在他的双眼之上，他眼睑微微动了一下。过了半时，他缓缓睁开眼睛，只觉得周身火炭一般，这股热力使得他极力想站起来，却又站不起来。他看见四周怪石嶙峋，更觉害怕，难道自己死了吗？

只听得一阵凄厉的怪笑从洞穴深处传来，随着笑声一人似跑似跳地来到他身前，他看不见这人的脸，那人一只手将他提了起来，猛地一丢，竟将他丢入寒潮之中。他啊的一声，扑倒在湖水之中，那人笑道：“好玩！好玩！”见他快吃了十多口水，那人飞点水面，又一拉他，他觉得被绵绵的云彩托着，又轻轻地落在石床之上。

如此这般三次，那人玩够了，笑道：“醒吧！醒吧！”他只觉得全身浑似火烧，这几番折腾反而舒服了不少。他用尽了力量，方说出一句：“你是谁？”那人将头凑了过来，他一见登时呆了，此人是一个老妇，满头银发，额头叠满皱纹，脸上半青半白，似个煞鬼一般，头上还挽了一个髻，一身五颜六色的花衣！那老妇道：“你先说你是谁？”他没说话，那老妇声音嘶哑，喝道：“说！”他停了半晌，方道：“是你救的我？”

那妇人一手提起他来，似捉一只小鸡，笑道：“你不说，我就再丢你进去，你就活不成了！”他无奈，只好道：“在下汪碧玉！”

那似鬼的老妇狂笑起来，这笑声似凄厉的老鸱鸣叫，让汪碧玉听得头发直竖。那老妇笑完了，道：“我救了你！你的命是我的！”她掏出一包粉末道：“吃了它！”汪碧玉愈加惊异，道：“这是什么？”“吃！”那老妇厉声道。汪碧玉心道：“命在她手上！吃就吃吧！”他张开嘴，那老妇将那包粉末送了下去！

她细细瞧瞧汪碧玉，道：“你倒挺奇怪的！十个人里有九个人不肯吃我给的东西！你竟吃了！”汪碧玉只觉得全身火热下退，寒凉一片，那砂毒掌的毒气已尽消，全身的伤处竟也不疼了，心头狂喜。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下，磕头道：“多谢恩公救我性命！”

那老妇冷冷地道：“你的命是我的，以后要听我的吩咐！若有半分差池，我随时可以将它拿回来！”

汪碧玉此时武功已被曲清远废了，急忙叩首道：“但有吩咐，碧玉一定全力以赴，不敢有违！”

那老妇又是一阵似鬼哭的笑声，听得汪碧玉全身战颤。那老妇猛地一掌推来，汪碧玉一个翻身。他气力不足哪里躲得开，被她打中了胸口。汪碧玉

只觉得全身经脉紧缩，心头大异，那老妇哼了一声，道：“你不是说‘不敢有违’吗？你以为我会信你？这掌叫催魂掌！你须得每隔半个时辰到我这边取药，晚了半步必死无疑！”

他忙叩首，一迭声地道：“再不敢了！不知恩公高姓大名，日后我也好报答！”汪碧玉心里道：“你这么折腾我，我若是报答也只能给你三分回报！”老妇哼了一声道：“休和我来这些！一个时辰后我自然来找你！”她轻功卓绝，一步闪在汪碧玉身边，封了他的穴道，一掌托他落在石床，汪碧玉半点也动不得！只听得耳边风声阵阵，那老妇已回到洞穴深处去了！

汪碧玉惊骇非常，她到底是人还是鬼？

第二回

祸福相依 铤而走险

汪碧玉倦惫极了，蒙眬间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激灵，他猛地睁开双眼，见那老妇立在他身旁，她的脸都快贴到他的脸上了，一双眼睛诡异地看着他，汪碧玉吓得双手使劲推她，那老妇狂笑几声，飞点寒湖水波，立在波心，笑道：“你起来吧！”

汪碧玉扶着石床，双腿微软。他喘了几口气，方站起身来，不禁喜道：“我已不觉得一点疼痛了！”一阵凉风吹来，他才发觉脸上的绢布已不见了，摸了摸脸，光光滑滑的，没有半分疤痕。他想起曲清远用剑将他的脸划得血痕道道，不禁后怕，心道：“这老妇虽行事诡异，竟有如此高明的医术！”他来回走了几次，愈觉全身通畅，只是仍有点虚弱，喜道：“恩公真是妙手回春！碧玉不知如何回报？”

那老妇立在波心，花花绿绿的裳衣飘动，她的脸也是花色的，远看似朵奇大的水仙花一般。她喝道：“你现在去给我办一件事！”汪碧玉忙道：“敬请恩公吩咐！”老妇点开波浪，飞纵出了洞穴，汪碧玉心想：“且看她虚实！”

他紧紧跟随，石屏重叠，幸得他眼尖，方记得住老妇飞纵的路向。他走了半晌方出了洞穴，但见那峭壁突起，山势险峻。他四处张望，却不见那老妇的身影，心道：“不如走了算了！”忽听得山峦深处，那凄厉的笑声又传了出来，那老妇的声音道：“汪碧玉，到这边来！”

汪碧玉见那山峦甚远，这声音竟中气十足，如喝在他身边一般，知她内力精深，他不敢离开，只得牵树拉藤，爬得腿脚酸软得紧，喘了几回，方跌撞着来到那山峦之间，心道：“若是我有武功在身，岂会这般吃力！”恨曲清远的心又增了几分，那老妇显然不耐烦了，骂道：“这么久！快去做事！”

汪碧玉一看老妇身边，心扑通一跳，竟是遍地死尸！死人也倒罢了，令人可怕的是每个人的死状都不一样，有的脸目扭曲，七孔流血；有的肢体残

碎；有的皮肤爆裂。那老妇怒道：“看什么看！去将他们埋了！”汪碧玉试探问道：“这些人？”那老妇喝道：“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否则你和他们一样！”她甩袖就坐在一块山石之上运功调息。

汪碧玉大骇得一身冷汗，莫不是她杀的？他不敢不依，只得应命。他一个公子爷，哪里做过这等事，弄得直是四个时辰方挖出了一个坑，将那些死尸一个一个地推到坑里，再推土踏实。还未待他喘口气，那老妇又骂喝道：“慢慢腾腾！你做事太笨了！”汪碧玉还是第一次被人骂他笨，就想回嘴，但他忍了下去，只赔笑道：“恩公说的是！说的是！”

那老妇人喝道：“那边山涧处生了几株果树，你去取些果子来，我腹中甚是饥饿！”汪碧玉两条胳膊都酸软无力，无奈只得又爬起来，好不容易来到山涧处的果树旁，见数株果树上边结着好多野柑橘。他爬上树，卷着胳膊，摘下数十个柑橘放在胳膊里面，下得树来，觉得腹中饥饿，随手将一颗柑橘的皮去了，下嘴就咬，手中一震，那老妇立在他面前，怒道：“我准你吃了么？”

汪碧玉的胳膊已落在那老妇掌中，汪碧玉哪里受过这等气？他怒喝一声，飞脚就踢那老妇，老妇大笑一阵，抓着汪碧玉的脚，顺势一送，汪碧玉扑通一声跌入山涧水里。他浑身无力，只划动了几下，大急叫道：“快救我！”他半浮半沉，那老妇怒道：“那些人都是不听我的话，救了他们我就再杀死他们！你也想成为死人吗？”汪碧玉正在下沉，已喝了几大口口水，他拼命大叫道：“我错了！恩公，我再不敢了！”

那老妇凌波点浪，手抓住汪碧玉的肩头，一甩之力，已将他甩上了岸，喝道：“再让我发现一次，你必死无疑！吐完了，跟我来！”汪碧玉胃里抽动，大口吐水，那老妇转身飞跃进山涧去了，汪碧玉吐净了涧水，喃喃骂道：“老妖婆子！”

他不经意间转身向涧水里一看，脑袋轰然一声炸响，那水中人……不是自己啊？他如见鬼魅，自己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滚爬到涧水边，伏身看自己的脸，只见自己那张清俊的脸已变成暗黄见黑，蓬头利齿，清瘦细肤已变得眉目惨淡，隐皱着几道刀痕，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这是我吗？天啊，这是我吗？他发疯似的双拳击打在水面上，水珠溅得他上身湿透，怎么会这样？他胸口起伏，不知哪里来的力量，飞跑了一通，回到洞穴之中，见那老妇人正闭目坐在石床之上。他怒吼道：“我怎么是这个样子？”

那老妇微微一笑，抬眼看看，道：“你这个样子比以前俊多了！”汪碧玉差点晕倒，气道：“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那老妇眉毛一挑，喝道：“说过

的话不想重复!”

汪碧玉明白她是让他不要多问，他冷静了一下，知道不管如何，这副样子以后出去官家也不会捉得到他了，倒是也有好处，打又打不过她，他眼光四溜，这地方倒是偏僻，先待一时吧，反正现在出去必被官府的人追捕！他想到这点，长嘘了一口气，复坐在石上。那老妇不理他，自闭目运功。

如此这样，过了几天，汪碧玉每日打扫洞穴，采摘山果，烧水煮食，虽表面上绝对安然若素，但无时无刻不想着汪府的事，不知道汪家现在如何了。他每日出去摘果之时，就四处观察，绞尽脑汁，想着如何下山，那老妇总是随时出现在他的身边，他灵机一动，终于想到了办法！

他趁着摘果子的时候，每次都多取数根藤条和木板回来，老妇起疑，喝问道：“你取这个做什么？”汪碧玉总是笑道：“为恩公编一张藤床，省得你老人家在这洞穴之中习功辛苦！”那老妇见他偏要如此，也就不过问了，谁知汪碧玉将每条藤条结起，数日编成一张大网，下装木板，数条油浸老藤藏起。他趁老妇入洞穴深处打坐之时，将网叠起，出了洞门，放在溪水之中，他已研究过这条清溪，水流湍急，可穿过数个洞穴，而直达山脚，谁知他刚刚放好藤舟，老妇已飞追而来，落在他身前，喝问：“你在干什么？”

汪碧玉诡异地一笑，道：“恩公，你看那是什么？”老妇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之时，汪碧玉早跃在藤舟之中，卧在中央木板之上，两手一手一只油浸老藤作桨。他猛力划动，一股激流冲来，瞬时流入深洞之中。那老妇追来，眼看要追上，汪碧玉将火折子烧起几条油藤，使劲丢向那老妇，登时一条条火龙吐焰，挡在老妇身前，老妇惊得倒退出去。汪碧玉早顺着藤舟过了无数洞穴，到得山脚。

山脚一到，他猛甩出紫藤编成的索环，套住一块硕大山石，猛地借力一滚，滚上岸来，那藤舟撞在山石之上，他心道：“好险，好险！”

他全身空壳一般，全无力量，但他不敢停留，只好躲在草丛深处休息。片时，只见几辆马车滚滚而来，他将藤环准备，盯住那最后一辆飞驰马车的车轴，用尽力量正套个准头，顺势滚进车舆，里面那人正站着，被汪碧玉撞得扑倒在车舆里，睁眼一看，见汪碧玉这般白天吓人、晚上吓鬼的容貌，向后一栽，昏了过去。

汪碧玉叹了口气，见那人是个壮汉，身穿青衣，头上戴着毡帽，心道：“莫不是个金国的人，倒要去看看他们有何事？”他取下那人头上毡帽，将脸挡上半面，镇定地坐在车上。约莫马车奔了半个时辰，快到临安内城，汪碧玉心叫道：“不好，若是他们下车发现了，我岂不暴露了？”但马车走得极快，

他也没法下来，只得硬着头皮待到马车飞奔进城，转过里仁坊。他悄悄打开帘子看看，高院深宅，粉墙朱户，汪府！汪府！

他心中大呼，热泪盈眶，哪还管得了许多，从车舆中将那汉子推得滚了出来。马车长嘶，马夫勒马，驻下脚步，前面的马车俱停了下来。汪碧玉趁机跳了下来，拔腿飞跑，前头数匹马车车舆奔下数人，紧追汪碧玉，但没有谁比汪碧玉更熟悉汪府了，只见他狂跑了几百尺，冲得四处的百姓乱窜起来，他噤噤噤几步上了岳华阁，那岳华阁本是一处酒楼，也是汪府的杀手接头地点！

汪府的杀手魏文、魏武早在汪府破灭之前，就被曲清远带的人马杀死了，这里空置已久，来客极少。汪碧玉却知那岳华阁里的秘密机关，左右闪躲，避开酒保，来到地下酒窖，旋动壁上机关，闪入暗道，再将暗道门关了。后面那些马车上的人追到岳华阁，搜了一番，不见汪碧玉的人影，也只得罢了，自去办事。

汪碧玉将怀中火折子取出打亮，借一点灯火，摸索着前行。他只听得有人哭泣之声，这是回音壁，平常汪兆远的说话暗号就是以机关传送，此时却有哭泣之声，难道汪府还有人？

汪碧玉走到地道尽头，不敢上去，怕汪府有抄家的禁兵看守。他仔细地照了照四处，发现还有原在地道里放的兵器及食水等物还有一些。他取了一些干粮放在搭膊中，心道：“必是曲清远未找到这地道！”那兵器中有一把银鞘短刀，他藏在身上。他又走了几步，扒开几块石头，取出数两金银及价值连城的夜明珠数颗揣入怀中，想道：“父亲果然有远见，藏的金银还在！”

他再四处查看，确认地道中确实没有旁人，料想是回音壁的机关，他们尚未找到，不然岳华阁应该是布下天罗地网，让我自投罗网。可是上边的哭声却又传了出来，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声音是个女子，她是谁？为什么会在父亲的书房密室里哭呢？

第三回

肝肠寸断 仇人相见

他正在犹豫是不是上去看看，听得一阵阵笑声传来，那笑声淫荡至极，那女人的哭声更甚，只听得一个男人的声音叫道：“还是汪府的姑娘好啊！”另一个男人笑道：“汪兆远的女儿就是不一样！”

汪碧玉额头渗出冷汗，全身发抖，大吼一声，按动机关，从地道中冲了出来。那两个禁兵正在将一个女子按在桌案上，汪碧玉嗖的一声抽出壁上青龙剑。虽然他武功已废，内力全无，经脉不畅，但凌波剑的招数还记得，长剑如灵蛇一般挑去，两个禁兵各抽出腰刀，猛砍汪碧玉颈肩。汪碧玉心知不敌，哎哟一声，诈作跌倒，那两个禁兵大喜，双刀齐下，谁知汪碧玉拨动机关，两人啊的一声脚下一空，翻掉了下去，正是前时汪兆远关汪碧星的地牢！汪碧玉双手使劲拨动机关，两个禁兵被困在地牢。

汪碧玉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快步来到那女子身边，那女子襦裳已被扯成一条一条的，露出粉白的肩膀，榴花裙子也扯烂了，头发散乱着，掩着白玉水嫩的脸，哭不成声。汪碧玉看不清楚她的样子，伸手轻轻地拂开她的发丝，他目光发直，双脚一软，泪水滚动，惨切地叫道：“萍妹妹，萍妹妹！”

汪芷萍眼光无神地望望他，忽然扑哧一声笑了。汪碧玉呆了，汪芷萍歪着头，左瞧右瞧了汪碧玉半晌，拍着手，笑得前仰后合。汪碧玉紧紧抓着她的肩膀，道：“你不认得我了？我是你大哥，汪碧玉啊！”

他方想起自己已变成这么丑的样子，大约是她不认得了，哀声道：“哥哥对不起你！你受苦了！”将她的头挽在自己怀中。汪芷萍依然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汪碧玉诧异，晃了晃她的身子，她由着他摆布。汪碧玉忽见她身下案边一张纸皱皱地卷着，他扶住芷萍，展开那纸卷一看，上边写道：“休书：汪芷萍不敬夫君，其兄打伤董有荣，被休还家。”下边落款是董有荣！

汪碧玉读罢，悲怒交加，双手将那休书撕得稀烂。他猛摇汪芷萍，泪水